



永恒的作家
ÉCRIVAINS DE TOUJOURS

NABOKOV LE PAPILLON ET LOLITA

蝴蝶与洛丽塔

—— 纳博科夫传

[法] 让·布洛 / 著
龙云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 / (法) 布洛 (Blot, J.)
著；龙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书名原文：Nabokov
ISBN 978-7-208-08570-1

I. 蝴… II. ①布…②龙… III. 纳博科夫, V. (1899~
1977)—人物研究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1229号

责任编辑 陈学晶
装帧设计 **IVYMARK**TYPoDesign



世纪文景

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

[法] 让·布洛 著

龙云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6,000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70-1 / I · 670
定 价 29.00元

蝴蝶与洛丽塔

Le Papillon et Lolita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K837.125.6
46

ÉCRIVAINS DE TOUJOURS 永恒作家

Nabokov Le Papillon et Lolita

蝴蝶与洛丽塔——纳博科夫传



[法] 让·布洛 著
龙云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次
Table



7

导言

Introduction

13

纳博科夫之家

Du côté de Nabokov

63

一出四幕和三十卷的悲剧

Une tragédie en 4 actes et 30 volumes

144

成为他者，保持自我

Devenir un autre pour demeurer le même

183

蒙特勒主教

Le patriarche de Montreux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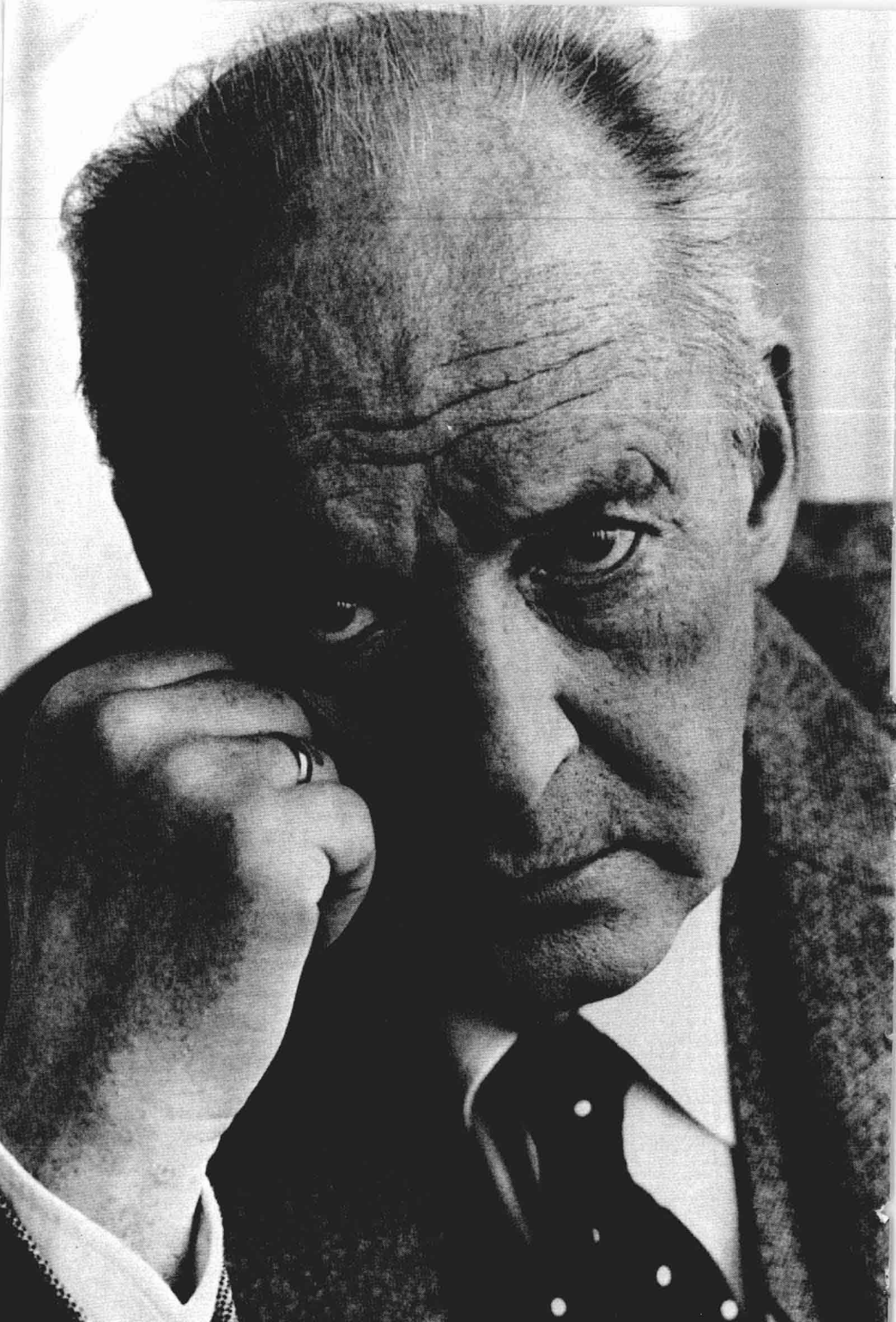
纳博科夫的礼拜天

Le dimanche de Nabokov

218

参考书目

Bibliographie



导言 Introduction

永恒的作家！

人们觉得自己把握着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建构时间，让我们接受“永恒”这个说法吧！但是却又不能不对其进行追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人进行阅读，在那繁星点点的高处，我们就会对这可怜的几千年嗤之以鼻。可能，在人们的仰慕里，“永恒”更多地指向价值范畴而非时间范畴，一种适合于描述和确指的品质，只是要看这种品质是否适合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看这种品质是否适合于他的高度和品位。

永恒的作家！……然而，比起与其同时代的人来说，作家似乎和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联系更加密切。他言说和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及，所感，自己遇到的人等，自己积累的经验，对各种场合和聚会的独特概括——在他的想像和记忆中进行的概括——来滋养着他的梦想和创造。具体是他的使命；细节是他的偏好和信任。正是通过它，他走向了整体：通过事件走向意义，通过事实走向意义。比起超越时间的一般观念和造就了时间的历史运动来，他对各种气味、声音、颜色更加敏感。它们都是瞬间的，它们代表着他的食粮和他的真理。通过一个动作，他将塑造一个人物，让这个人物被时代的物件所包围，以至于在读者的想像和记忆里，他似乎

■ 一位永恒的作家？纳博科夫像，1957年。

至少把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借给了它们。如果说奥黛特·德·克雷茜的卡特利兰花只能开放一个季节，它大概还可以重生，下一个季节还是完全一样，但是奥勃洛莫夫的睡袍，包法利夫人的马车，乞乞科夫的马车，达洛威夫人情人的小刀，这些就不一样了，它们都是昙花一现的，也最终会被历史带走，如同那些人的卫生间和衣服一样，这些物品将成为他们的象征或参照。通过他选择的线条，他将在读者的感觉中刻上想像的存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轻灵，洛丽塔脚上的袜子，作家证实，作为展现瞬间的专家，他喜欢通过转瞬即逝的东西来表现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通过恰当的时间长度，将这个瞬间展现得活灵活现。

如果说科学或法律朝着一种永恒的固定情景前进，对它们来说这种永恒也是必要的基础，如果说司法和数学顶得住赫拉克利特的流水，并且希望在河岸上静止不动的话，正是在这“逝者如斯”的河床上，文学获取了自己的活力，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在这个转折时刻，作家与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使命和意愿，如同一个朝来暮去的人那样出现了。流逝的时间，通过他而得到了拯救，确切地说，因为他拒绝从笼统或抽象中去超越时间，通过他，人们可以发现和重新找到时间的具体和不可替代的本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我们决不会忘记，尽管有着各种感知和思维方式的变换，在社会道德和生理状况下，一个受惊的孩子的动作，或一条苍老的狗的眼神，今天还依然那么清晰和感人，浑如当年荷马吟唱的一样。在时间的深处，似乎隐藏着某种超越时间的东西。

图像比文字更能传情，绘画比书籍更能达意。在语言中，要通幽达微方能阐述清楚的东西，在图像中立刻就可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是两幅荷兰室内画：同样的人物，戴着

同样的羽帽，穿着同样的靴子，戴着同样的手套，同样友善的表情，朝女人们俯身，从五官、服饰和姿态来看，像是姐妹，她们对骑士来说都有着同样的魅力。一幅是霍赫的作品，一幅是维米尔的作品。或者我们来到两幅教堂内景画面前，它们因为宗教改革运动而同样地遭受劫难，同样的光线，同样的空荡，同样的彩绘玻璃，使同样的光线投进来徘徊在地面上：一幅是达维特的作品，一幅是萨恩勒丹的作品。霍赫和达维特两位描绘了一个时代、时代的气质和品位；维米尔和萨恩勒丹两位表达了一种真实，通过这种真实所具有的独特天赋，通过这种真实所具有的特殊性格，这个时代也变得有形可寻，有血有肉；真实让这个时代变得清晰明确，仿佛真实的使命就是要揭示这个时代一样。这一切宛如一种阴柔的宁静，一种北方和西方的阳刚，给静物以及在光线中静止的人物带来了一种恬然的永恒，在荷兰室内画中，通过画家的笔触，最终找到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霍赫尽可能地贴近时代，讲述那个时代的历史、魅力和特征。维米尔则言说时代的真实，或者更准确地说，言说这种从人类蒙昧时期一路走过来的真实，这种真实需要等到 17 世纪代夫尔特的一个天才才能得以体现，并征服人类敏感的心灵。但是，这种真实不能缺少羽帽、头饰、酒壶、瓷砖，就像我们不能让哈姆雷特缺失了自己的身份或者国度一样。真实需要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这是真实的出现所不可或缺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真实是“永恒”的，即便它只出现在当时。

因为他们绘画所具有的含混的力量与历史事件相关，教堂内景画的例子或许更明确一些。场景表现了刚刚震动了宗教界的事件。新的信仰占据了祭祀的殿堂，而且希望其适应自己的礼仪。新信仰带来了扫荡，把那些被认为大逆不道或者不适于教堂祈祷和装饰的图像和物品都统统搬走。两个画

家给我们展示的就是宗教改革这一事件，光秃秃的墙壁，空荡荡的场地。他们展现的是一个经受过暴力的地方。达维特描绘了那个时代，讲述了这段历史。萨恩勒丹也毫无二致，但是通过这段历史，他发现了一种穿越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关涉到虚空，他的孤独，他的震惊，他的智慧，他在摸索中追寻的意义，他在虚无中蹒跚前进，跌跌撞撞碰到了出口，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这些感受都展现在了历史之中；但并不属于历史。如果宗教战争将其铭刻到了石头之上和人们的感受之中，如果已经让人们对其熟视无睹，这个场景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其本身所经受的风云突变。宗教战争只是让此前一直被掩盖的明显意义展示出来。穿越历史、地点、道具、思维和生活方式之后，这些感受可以在阿斯提阿那克斯¹那里重现，或者可以在奥德修斯的狗的眼神那里复生。因为这些感受是永恒的。这一切，仿佛通过无穷的曲折经历和传说故事，通过场景和习俗，借助于一个时代，一支画笔，或者一支羽笔，来描绘真实所呈现的一个细节，一个时刻，真实在努力地成形并且强加于我们。历史事实于是成为了一种价值，或一种真实。历史凝结为永恒的时刻：成为“永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纳博科夫是一个永恒的作家。他从属于维米尔或萨恩勒丹那一类艺术家：他在特定时代发现、经历和描写的真实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铭刻到了人类的感知当中。我将努力地证明，在文学领域，他就是真实的传话筒或者面孔，这种真实在不断地追寻着，但只有在他的笔下，也多亏了他才能实现。这真实关系着人和人的命运，一个国家和它的历史。这真实同样也关系着艺术、它在艺术家那里和社会中的作用和起源。这真实演化为一个强加于时代的神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神话会超越时代而存在。这真实把一个人和一个堪称典范的作家形象铭刻进了历史和文学，

¹ 希腊神话中赫克托耳与安德洛玛克的幼子，希腊人攻占特洛伊时被杀。

因此他将成为身前的榜样和参照。

这些伦理或美学价值，这些社会或哲学价值，我建议大家多想像一下，在虚无缥缈、零零散散、虚虚实实之中，从源头开始：幻想和怀旧。要等到 1899 年 4 月 23 日，这些价值才能在圣彼得堡聚合、成形、诞生。要等到 1923 年，这些价值才能在柏林开始表达。

我们应该从这些时间和地点开始。历史给真实提供了面具和服装，目的是让真实能够展现出来。这些面具和服装既掩盖了真实，也暴露了真实，却不能绕过它们。因为，要发现所谓纳博科夫的真实，就必须审问这个鲜活的人，真实通过他才得到了体现和发扬，他运用自己的才能给真实赋予了色彩和形状。从他的人生到他的作品，从他的作品到作品的意义，再到达作品无可替代的那一点，以及在文化和人类的感知中，作品将要占据的那一个等着被占据的空缺位置。如果说一个作家的生平有意思，那是因为它酝酿和完成了作品：应当勾勒出作为作家的肖像，而不是作为人的肖像。至于作品，如果说让人感兴趣的话，那是因为它带领我们去认识了纳博科夫这个名字所涵盖的、所指涉的，以及所阐发的价值。我们不能够对其作品进行面面俱到的理解，某些次要的作品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从而有一叶障目的危险。因此应该忽略不计。

然而，我们必须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理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精神特质，讲述那些造就、影响了他个性和才能的各种经历。通过这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个充满感性和文化的艺术大师，我们寻找的那些跨越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才得以产生和体现。它们的历史是它们自己的历史，也是其作品的历史。这一历史打上了作品的印记。请允许我再一次求助于造型艺术。这是一幅画作，表现的是一位东方情调的年轻人，正在向看客打着独特的手势。

我应该学会从他身上读出拜占庭、他的耶稣基督和他加工后的真实。但是，在达到这个港口之前，在触及他的精神和他的永恒之前，我要先审视他的形象，乃至形象的内涵，了解他的历史以及主题的历史。对我们的作家来说也如出一辙：在给他冠名之前，对他解释之前，从整体上给他加冕之前，我们应该抓住弗拉基米尔的独特之处。在成为永恒之前，他曾经存在过一次，就在这里，就在当下。

现在是在 1899 年，旧历 4 月 10 日，相当于西历 4 月 22 日。
晨光熹微……

这里，圣彼得堡。

纳博科夫之家 Du côté de Nabokov



■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手中拿着关于蝴蝶的书。“从1908年起，我就对所有欧洲最好的蝴蝶专家了如指掌。”〔《彼岸》〕

在题献给果戈理的书，纳博科夫赞扬他为自己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名字，类似“那些在刚演变为姓氏时完全偶然得来的绰号”。“所有的演变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纳博科夫补充说。我从中看出了他使之光耀的这个姓氏的偶然性。因为“博科”是侧面的意思，“纳博科”就是在侧面，“纳博科夫”

是侧面的属格。他这个人不在中央，不在前面，而只待在侧面，他依靠这个位置，或者把握这个位置，从而为他的人生增色，使得他可以很好地代表这个位置。

我们或许会后悔这样的强调。然而，作者的命运配得上我们可以从姓氏中找到的这个称谓，作为人，作为作家，他既具有代表性，又让人很吃惊。他照亮了事实的另一面，或者说被掩盖的那一面。人？地地道道的俄国人，但并不是由常规和原型所选择的那个俄罗斯；明日黄花般的贵族，却是自由、高雅、世界主义的、民主的、宣称属于“大俄罗斯无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继承人和捍卫者，没落的流亡贵族，没有经济来源的流亡者。从这一点来说，也是这个世纪具有象征性的牺牲品——却有着一一种神气，一种热情，一种高傲，将受刑者变为了英雄，将酷刑变为了恩惠：

不管在哪一个移民目的地国家，跟我们周围比起来，流亡者聚居区实际上是一个有着更深文化和更自由思想的地方。

作家？首先是诗人，但他更关心准确的观察和数理的关系，而不是浪漫或者感情；诗人，因此他赋予了语言更加卓越的位置，让作品依赖于音韵和节奏，以及构成作品的文字的深意，但是在合适的时刻，他毫不犹豫地换了语言，离开了他崇拜有加的俄语，成为了一位英—美作家；“几何”般的心智，他在现实的基础上寻找着形式，而不是内容，他留心命运，以及和谐或对称的具有启示性的品德那梦境一般的或非理性的价值，他特别强调比例和关系，而不是构成的元素和成分，然而他是自由创造的冠军，自由的和创造性的驰骋超过了现实，并且揭示了现实的意义；世俗的思想家，他受到各种理性游戏的吸引，但为了基础性的

启发，却愿意接受甚至有时候还选择魔幻的或神秘的思想；坚决反对政治介入的作家，对那些热衷此道或者乐意接受的人极尽挖苦嘲讽，他是西方极少数从未向莫斯科屈服让步的知识分子之一，以至于成了当今俄罗斯青年的一个偶像，一个向导，一个灯塔……然而，我们看待他，是希望通过他的例子，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从而证明他阐明的那些矛盾仅仅是表面的，在侧面还存在着亟须揭示的另一种真实，同时又不改变其侧面的本性，否则将丧失那属于侧面的诙谐轻松的自由，否则其活泼欢快的话语也将沦为王道上死气沉沉的庄重步调……但这将滥用“绰号演变为姓氏”这一短暂时刻。

传说与历史 | Légende et histoire

在俄罗斯化的鞑靼王子纳博科·穆尔扎那里，是否有一些所谓侧面的东西呢？根据传统的说法以及其表兄弟——业余家谱研究者——弗拉基米尔·戈鲁布特索夫的揭示，这位王子是该家族在 14 世纪的始祖。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在随后一个世纪发现，有一位名叫卢卡·纳博科夫的人，他的三个儿子被指控攫取了本属于邻居的土地，但是直到 18 世纪末期，亚历山大·纳博科夫将军在保罗一世治下统率着诺夫哥罗德兵团，自此我们才走出传说，进入真正的历史。多亏了这位军人，我们才有了封建领主和佩剑贵族的标准，他们从军事上效忠于沙皇，于是被封赏了土地。但对纳博科夫家族来说，这只不过是代人的时间。

从下一代开始，出现了很多分支。叛逆精神也出现了。伊万也是将军，但是他娶了普欣的姐姐，而普欣是那些反对